

峭崖上的呼喊

——读诗集《珞珈魂》

涂险峰 姜振华

欧阳祯人教授凝聚 20 余载之丰富经历、细腻情感及浪漫诗情创作而成的诗集《珞珈魂》于 2009 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诗集包括《孤独的跋涉者》、《枫叶上的枯魂》和《珞珈魂》三个分辑。诗集侧重抒写诗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心灵轨迹：第一辑是 20 世纪特殊时期的痛苦和期盼，第二辑是年轻时代低沉的爱情吟咏，第三辑是对美好人生的杂感和向往。诗集合计诗歌 230 余首，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第一辑，尤其是“站在峭崖上呼喊”的主题及相关意象。

峭崖上没有回应的呼喊

诗人是孤独的，不同的诗人各有各的孤独。诗人此处的孤独是个人与时代的断裂，是个人与自我的分裂，它无处不在。

孤独是没有回应的呼喊。在欧阳祯人的诗作中，我们多次清晰地听到这种呼喊。在《阴冷的天街》一诗里，作者向天街上的人发出呼喊。“我”被困在一堵高耸的峭崖上，天是黑的，崖是黑的，漫天狂卷的风雪也是黑的。就在峭崖之上，诗人看见一条古老而又陈旧的天街，诗人向天街上的人求救，然而，“天街上的人/都蜷曲在草绳捆系的棉衣之中/像植物人一样/麻木地在天街上走来走去/仿佛都聋了/仿佛都哑了/对我撕心裂肺的呼救声/没有任何回应”。这里的“天街”有多重象征意蕴，可以理解为人间的变形，象征着人间的无情和冷漠，也可以理解为诗人的精神追求。诗人在人间找不到温暖，找不到光明，于是向精神中的上天求索，然而天街和人间没有任何分别，对我撕心裂肺的呼救声，没有任何回应。“天街上的人”相应的也可以理解为诗人求助的现实对象，或者是精神中的寄托。

诗人向峭崖哭喊，同样没有任何回应。诗人在阴冷的天街排了 30 年的队，才买到一张回到人间的车票，但在快要启程的时候，才发现车票是一张白板，没有车次、车厢和座号，于是重新被列车员和乘警赶出车站。“我在峭崖上凄厉的哭喊/揪心的声音/像空中枯冷的北风的悲鸣/天街像一条破旧的船/在我的哭喊声中摇曳/在我的泪水中沉浮”，一股浊气隐去了我凄厉的哭声，隐去了峭崖上的天街，隐去了我所生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界。这种杳无回音的境遇使孤独之中带上了一层悲怆，对天街上的人发出呼喊，至少还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，而发出第二次呼喊时，声音和世界一起消隐。

如果说《阴冷的天街》是诗人向外部求救，《我》则标志着诗人的内转，对自我的拷问。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可以把《我》看作《阴冷的天街》的续篇。“我从冰冷的悲哀中醒来/不料天空/正在冷峻地/注视着我的悲哀”。“注视”一词颇耐人寻味。诗人说是“天空”在注视着我的悲哀，而事实上天空不可能对我聚焦。天空是我自身目光的暗中置换，实际上我在聚焦着自己。这种自我聚焦，使我既是当局者，又是旁观者。“我躺在荒凉的原上/仰视着无情的天空/伸着颤抖的双手/在无数漆黑的夜里/用渐趋微弱的胴体/去做一个毫无结果的/期待”。诗人向自己发问，“我是谁呢/为什么会在这荒原上/孤独的跋涉/去寻求本来不会出现的/存在”，“我从哪里来/什么力量把我抛弃在这/荆棘丛生/陷阱遍地/鬼哭狼嚎/没有人烟的地带”，“为什么我胸膛中/洋溢的热血/一定要把我鼓荡到/那个梦中的山头/去拥抱/虚无的云彩”。诗人把对自己的询问看作毫无结果的期待。

读者不禁要问，诗人灵魂里刻骨铭心的孤独来自何处？诗人在文末“作者的话”中说“我把这个集子印刷出来，只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个时代的痛苦与期盼，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更加美好。”欧阳祯人在鄂西南的武陵山区长大，亲身经历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腥风血雨。考上大学后，又身处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。此外，诗人还在雪域西藏工作了四年。在时代风云变幻之中，价值颠覆，秩序动荡，游戏规则一再改变。个体若要是有所坚守，时常难免游离于主流游戏规则之外，而走向边缘，陷入孤独。当然，孤独或许是诗人的天性，诗人擅长于生活在规则之外，没有孤独则枉称诗人。

向诗而生:另一种回答

面对无所不在的孤独,诗人并未走向绝望。欧阳祯人用诗意的文字,构筑了一个诗的世界,并在这个世界里坚持自我、坚持价值、坚持抗争。欧阳祯人的诗是对孤独的言说,从他的言说中,我们看到他的呼喊不仅没有得到他人的回应,甚至也没有受到自己的确认,但是对孤独的言说本身又构成另外一种呼唤,一种诗意的呼唤。诗人用想象的笔触勾画了一个诗化的世界。这是人间和天堂的交接,是现实和理想的临界。这个世界的典型象征是“天”。在《是雨,还是泪》一诗中,诗人说“它要乘着月亮/去星空之上曼舞/在如痴如醉的迷狂中/融化在蓝天里/把灵魂安置在圣洁的天堂深处”,天堂在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宗教概念,不如说是一个诗意象征。而从《天葬》这首长诗里,我们也在人间看到了天堂的影子,“这冰冷的世界/已不值得我/再投去一瞥/这冰冷的世界/已不值得我/再去为它/投注丝毫的热情”,“我的脑海/卷进了一阵/阴气逼人的热浪/在冷却的魂腔里奔腾/我听到了上帝的呼唤/我听到了阎王的呼唤”。真正实现诗人的自由,是在《飞向星空》这首诗里,“在宇宙的无极中/来到了天人之际/我看到了玄冥之境/紫微的琼楼玉宇/在云海里高耸/暄夜的氤氲之气/在我身边轻扬/历角亢氐房之云雾/浴奎娄胃昂之清风/陶冶于造化之灵/净化于有无之中/致美大圣神之风韵/格一念三千之万象//与天籁融为一体/与乾坤同步天罡/会阴阳之大德/钟五行之神秀”,这里的“天”是诗人的创造,可以是天堂,可以是天街,可以是天空,可以是黄泉,可以是诗人意谓的任何造物。诗人自由徜徉,乐在其中。

在这个诗的世界里,遵循的是诗的规则。诗人的呼喊不必需要实际的回应,诗性的呼唤只需获得诗性的回答。诗人不是听到了上帝的呼唤吗?诗人不是听到了阎罗的呼唤吗?而且,诗人要在宇宙的无极中沟通天人之际,他似乎听到司马迁孤独的跽音;要与天籁融为一体,钟五行之神秀,似乎又与杜甫展开千年的对话。无论是上帝、阎罗,还是司马迁和杜甫,都是孤独之人,都因为孤独而相互召唤,彼此回应,展开灵魂的对话。而我们这些读者,也都是作者潜在的召唤对象,一旦我们洞悉了孤独的秘密,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关于孤独的游戏,成为诗人呼喊的回应者。

在这个诗意的空间里,诗人甚至不需要召唤其他的听众,而是进行自我的倾听。这种对自我的倾诉也不必是理性的声音,而更多表现为一种蓬勃的激情:“我在冲破黑暗/我在冲破迷雾/我在冲破痛苦”,“我在黑暗中奔跑/我在迷雾中奔跑/我在痛苦中奔跑”,“我在穿越黑暗/我在穿越迷雾/我在穿越痛苦/黑暗挡不住我/迷雾挡不住我/痛苦挡不住我”,“我在呼唤春风/我在呼唤黎明/我在呼唤明天/早晨的太阳”,诗人的情感奔腾而下,气势万钧,不可止遏。诗人的激情本身就是生命和力量的见证,尽管他自己的呼喊得不到回应,但这些激情的呼喊正是对那个时代和历史的有力回应。

层浪千叠的声势

欧阳祯人的诗是激情的诗,是力的诗,这种激情和力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喊。呼喊也许没有任何回音,也许只能听到自己的回声,但呼喊永远在发出,呼喊使诗人和万物都成为一种声音。声音是诗人灵魂最本己的元素,是已经逝去和正在逝去的似水年华的挽留和召唤。我们的诗人相信生活即诗,他用声音重新给生命涂抹上了别样的色彩,不过从他的诗歌里,不论是古体还是新体,不论是爱情还是哲理,都呈现出一种带有个性印记的气势,层浪千叠,迎面而来,奔腾而去,就像火车近旁的气流,把读者吸进一个别样的时空。诗人气势磅礴的呼喊,充分调动了各种阔大深远的意象。第一辑《孤独的跋涉者》中有一首《用风帆的翅膀去书写一个浩瀚的梦》,“你是一片辽阔的草原吗/我骑来了剽悍的骏马/要从你氤氲迷离的绿营中/驰向梦中的清澄”,“呵,/有疾风暴雨吗/那只是征发的战鼓/有鬼哭狼嚎吗/那只是冲锋的号角”,“你是一片浩瀚的大海吗/我驾来了鼓舞的风帆/要从你惊涛骇浪的喧嚣中/驶向明天彼岸的早晨”,“狂风在翻波涌浪地咆哮/海浪在呼天抢地地沸腾/我的风帆/鼓足了勇气/在狂风的推动下/在海浪的推动下/披波斩浪地前进”。无论是辽阔的草原、浩瀚的大海、狂野的疾风暴雨,还是剽悍的骏马、征发的战鼓、鼓舞的风帆,意象的宏大凝结成一种壮美。

同时,诗人非常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段,使诗歌形成一种层峦叠嶂、回环往复的灵动跳跃之势。在《冲破黑暗》中,诗人利用排比形成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,让我们想起郭沫若《女神》中喷薄的诗情。而《是雨,还是泪》的诗句更是沉痛而奔腾:“冰雪/曾像刀子一样/肆虐过它/风沙/曾像皮鞭一样/抽搥过它/恶瘴/曾像恶魔一样/迷惑过它/海啸/曾像巨兽一样/威慑过它/但都没有阻止住/它那颗飞向蓝天的心”,诗人采用了一连串排比与隐喻的手法,把情感写得像经历了高原风沙一样有抽筋剥皮之感,像高原的天空蔚蓝宽广,但是在其最幽深、高远的地方却蓝得让你发怵;像西藏屋脊的群山大壑一样狂放沉雄,但是在其风沙弥漫的季节却让人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。诗人将反复和比兴融入学院派的风格之中,不仅增强了感情,而且具有一种节奏的美感。

在一个物欲甚嚣的浮躁时代,欧阳祯人诗集的问世,本身表明了一种态度。峭崖上那一声声呼喊,既是对过去时代的记忆,也有对个体本己意义的探寻和坚守,更是心灵的颤动和时代的呼声。